

陈瑞生惊悚时空

几乎每所大学
都有学生自杀
的事件发生
一些灵异故事
也在学生们中间
流传着……



恐怖缠身
欲罢不能

DiSiXiaoQu 第四校区

诅咒日记引发校园恐慌

恐怖迷雾笼罩校园禁地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恐怖缠身
欲罢不能

DiSiXiaoQu

第四校区

诅咒日记引发校园恐慌

恐怖迷雾笼罩校园禁地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目
录

CONTENTS

- | | |
|-----------------|-----------------------|
| 第一章 前田丽子 / 7 | 第十四章 再探秘道 / 122 |
| 第二章 孟娜 / 14 | 第十五章 催眠术 / 126 |
| 第三章 恐慌的发生 / 21 | 第十六章 南宫小雪日记 (一) / 137 |
| 第四章 读心术 / 27 | 第十七章 南宫小雪日记 (二) / 151 |
| 第五章 走廊惊魂 / 35 | 第十八章 亡灵的复仇 / 165 |
| 第六章 白衣女人 / 41 | 第十九章 幽灵再现 / 173 |
| 第七章 心理研究会 / 58 | 第二十章 弥留之夜 / 182 |
| 第八章 降灵会 / 70 | 第二十一章 招魂 / 191 |
| 第九章 停尸房 / 80 | 第二十二章 长谷川由莉 / 197 |
| 第十章 诅咒 / 88 | 第二十三章 魔鬼之伞 / 206 |
| 第十一章 孙老头 / 94 | 第二十四章 黎明的曙光 / 213 |
| 第十二章 钟楼秘道 / 100 | 第二十五章 云破天开 / 221 |
| 第十三章 三女尸 / 112 | 尾 声 / 231 |



目 录

CONTENTS

- | | |
|-----------------|-----------------------|
| 第一章 前田丽子 / 7 | 第十四章 再探秘道 / 122 |
| 第二章 孟娜 / 14 | 第十五章 催眠术 / 126 |
| 第三章 恐慌的发生 / 21 | 第十六章 南宫小雪日记 (一) / 137 |
| 第四章 读心术 / 27 | 第十七章 南宫小雪日记 (二) / 151 |
| 第五章 走廊惊魂 / 35 | 第十八章 亡灵的复仇 / 165 |
| 第六章 白衣女人 / 41 | 第十九章 幽灵再现 / 173 |
| 第七章 心理研究会 / 58 | 第二十章 弥留之夜 / 182 |
| 第八章 降灵会 / 70 | 第二十一章 招魂 / 191 |
| 第九章 停尸房 / 80 | 第二十二章 长谷川由莉 / 197 |
| 第十章 诅咒 / 88 | 第二十三章 魔鬼之伞 / 206 |
| 第十一章 孙老头 / 94 | 第二十四章 黎明的曙光 / 213 |
| 第十二章 钟楼秘道 / 100 | 第二十五章 云破天开 / 221 |
| 第十三章 三女尸 / 112 | 尾 声 / 231 |

1998年1月27日 天气：阴 时间：23:00

在大学的校园中，除了学习之外，只有一件事是永恒的，那就是有关灵异故事的恐怖传说。这些故事永远在学生中流传着，一年又一年，成为不变的话题。

每所大学都有属于自己的这类故事，这并不奇怪，因为，死亡的阴影永远笼罩在校园的上空。如果你留意，就不难发现，几乎每所大学都或多或少有学生自杀的事件——有的为人亲眼目睹，也有一些令人感到蹊跷。我曾试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却一直无法做到，直到我亲身经历了一次。

可以说，我的运气比那些死者好得多，曾几度有人帮助我摆脱困境。可他们无法帮助自己，他们最终加入了死者的行列。也正因为如此，我再一次陷入那片荆棘丛，再一次感受到死神的气息，终日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下。

这种情况不知还要持续多久，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的心灵再次受到某种冲击时，那扇通往灵界的大门会再次向我敞开。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天并不遥远。所以我决定及时写下这个诡异的故事……





第一章

前田丽子

1。

也许在所有大学院校的校园中，只有医学院的这一类传闻最多，也最为恐怖。因为医学院中都有一块阴阳相交的地方，那就是停尸房和解剖室。我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下。

2。

去年8月，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心就凉下了大半截。我没想到自己会去念一门成天和死尸打交道的专业——法医学。不过我还是去了，对补习了一年的我来说，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列求学的火车将我引向了死亡之门。

3。

所有的大学几乎都一样，开学第一件事就是军训。军训的日子并不好受，从早晨6点到晚上7点都在队列操中度过，唯一轻松的是晚饭后到熄灯前的几个小时，每到这时，我会和舍友们在校园里闲逛。

学校一共分为四个校区。第一、二校区为教学区，教学楼都分布在这里；第三校区，也就是我们宿舍楼所在的区，除了南北各有三幢宿舍楼，还有图书馆、体育馆等文化娱乐设施；第四校区则是综合实验楼所在地。几天下来，我们发现了一桩怪事，就是无法找到通往第四校区的路。

在第四校区和第三校区之间隔着一道高高的围墙，中间有一扇陈旧的大铁门，挂着一把很大的黑锁和一串粗实的铁链。好奇心促使我们经常去那儿，试图发现一

些什么。透过铁门的缝隙，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里面是一片树林，一条石子铺的小路蜿蜒着向前延伸。每到这里，我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感觉，总觉得铁门后面锁着许多的秘密。

4。

熬了7天，总算把军训熬完了。队列操比赛结束后，我们见到了同一专业的师哥师姐们。我正准备回宿舍，忽然被一个女生叫住了，奇怪的是她知道我的名字，而我从来没和她打过交道。我不知道是听错了，还是有人和我重名。

“你在叫我吗？”我问。

“是的。”她很有礼貌地鞠了一躬：“实在冒昧，我叫前田丽子，是法医学96级的。”

“ええ、さんは日本人ですか。（小姐是日本人吗？）”我用日语问。

前田丽子也有点吃惊，也许是想不到我会说日语。她用日语和我交谈起来，说得很快，这下，我听不懂了。

“对不起，我的日语才学了半年……”

“そうですか（是吗）。”前田丽子笑了笑，改成汉语，“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必须告诉你，不过现在说话不太方便。今晚8点，我会在阅览室。”

“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有点莫名其妙。

前田丽子的表情突然变得很严肃：“是的，非常重要，所以请林原君一定要来。”说完又向我鞠了一个躬。

“好的，今晚8点。”好奇心促使我答应了这个莫名其妙的相约。

5。

回到宿舍，我一头扎到床上，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叫前田丽子的女生，她却知道我的名字；为什么当她提到那件所谓很重要的事时，表情变得那么严肃。

“今天晚上有迎新晚会，去不去？”睡在我上铺的赵军伸出半个脑袋。我摇了摇头。

“不去？”赵军显然没理解我摇头的意思。

我无精打采地说句：“不知道。”

“去就去，不去就不去，什么叫‘不知道’？”赵军似乎有点不高兴。

突然，门被撞开了，同宿舍的徐志飞冲进来，一边拿毛巾擦满头的大汗，一边问我：“刚才在操场和你说话的女生是谁，好像不是我们班的？”我从床上坐起来，摇头：“我也不认识，不过她自己说她叫前田丽子，96级法医学的。”徐志飞正在擦汗的手突然停下来：“日本人？是研究生班的吧。”

赵军好像比徐志飞还要吃惊，一下子从铺上跳下来。“她找你干什么？”听赵军的口气，好像对前田丽子很熟悉。不过这也难怪，赵军本应比我们高一个年级，是因为生病住院才留了级和我们在一起的。

我没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他，随便编了几句谎话支吾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谎，不过幸亏他们两人都没有怀疑。

“最好不要和她有什么来往。”赵军似乎在忠告我。

“为什么？”我问。

赵军耸了耸肩：“她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咱们学校有一个叫‘降灵会’的非正式团体，前田丽子就是领导者。”

“降灵会？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不是说了是非正式团体吗，慢慢你就会知道了。对了，今晚迎新晚会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我不怎么想去，还是休息一下吧。”

赵军看了看表：“那好，我和徐志飞要走了。回头见。”

他们走后，我独自躺在床上，心乱如麻。前田丽子莫名其妙的相约，以及关于她所领导的那个降灵会，搅乱了我的脑海。不知怎么，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

现在我所能做的只有耐心的等待，等待黑夜的来临，等待今晚8点在阅览室与她相见。只有这样，才能解开我心中的疑团，才能让我不再陷于这种烦乱、压抑的感觉之中。

我点燃了一支烟，开始等待黑夜的来临。然而，等待着我的又将是是什么呢？

6.

黄昏时，天空忽然变黑了，大片大片厚厚的乌云遮住了蓝天，狂风呼啸而来，吹得窗户“砰砰”直响。闪电和雷声紧随而来。我透过宿舍的窗户向外望，对面是一幢古老的楼，一口大钟挂在上面，我们把它叫做“钟楼”，其实它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在它的顶层，其余两层则是图书收藏室。

风，越来越猛烈；乌云，在钟楼的上方翻滚着，就像要将它吞噬一般。

我看了看表，8点差5分，于是从床上坐起来，关上窗户，顺手从桌下拿了把雨伞，准备去赴那神秘的约会。

这时的宿舍楼已是空荡荡一片，格外地安静。我走出去，雨点已经落下来。我撑开手中的伞，抬头望钟楼——它没有一点亮光。“难道前田丽子还没到吗？”突然一道闪电划过，钟楼顶层的灯亮了。

7.

雨势凶猛，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地上积起了一片片水洼。我又看了看表，正

好8点。我伸手抹去脸上的雨水，向那古老的建筑走去。

我们每个新生都有一本《校园简介》，说这钟楼建于20世纪30年代，原为法国人的神学院，后来连同它所属土地一起划归医学院，为保存它的原貌，几十年没怎么修过它。

走进“钟楼”的大门，过道里漆黑一片，我连走廊灯的开关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只好摸黑上了楼梯。这房子无愧于“古老”两个字，连地板都是木制的，一踩上去“嘎嘎”作响。我来到顶楼，阅览室的门开着，所有的灯都已经被打开，却空无一人，窗户全都关着，雨点噼里啪啦打在玻璃上，沉闷的空气中散发着一缕淡淡的清香。我看了看表，8点零5分。

“奇怪，她明明和我约了8点钟，灯也是在8点整被打开的，她会去哪儿呢？”我自言自语。

8点10分，前田丽子依然没有出现。“难道她根本就没来过？那灯又是谁开的？如果还有一个人来过，那这个人又去了哪里？”

阅览室很大，我站在它的正中间，周围是一排排整整齐齐、却又空无一人的座位。这样的环境让我感到极不舒服。我一动也不动地站着，除了窗外“哗哗”的雨声，什么也听不见。静，给我带来了不安的情绪。汗珠从我的额头滚落下来。

“傻瓜，有什么好怕的。”我告诉自己，“今晚有迎新晚会，谁会来这儿？一定是前田丽子。那淡淡的清香或许是她身上留下的香水味，也许她去了洗手间，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想到这儿，刚才绷紧的心弦松开了。我走到书架旁，随手抽出一本杂志，找了一张靠窗户的椅子坐下来。

杂志的内容很有趣，是一些有关异类接触的文章，我很快就被它们吸引了。

8.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转换了一下坐姿，正准备读一篇叫《阿赖耶识》的文章，忽然发现前田丽子坐在我对面。

“Oh my god,”我说，“你把我吓了一跳。”

“对不起，”她笑了笑，“让你受惊了。”

“进来怎么也不打声招呼？”

“你看书那么专心，我怎么好意思喊你。而且……你那种专注的表情，实在是很有趣。”

“有趣？”我有点不高兴了。

“真的，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专注的表情。”

“你的汉语说得不错。”我想把话题岔开。

“谢谢你的夸奖，我父亲是中国人，我也是在中国长大的。”

“原来是这样。”

她的眼中充满了笑意，那是一种令人着迷的微笑，再配上那动听的声音，实在让人心动。

“我的脸很奇怪吗？”前田丽子打断了我的思绪。

“啊，没……没什么。”我不自然地把视线从她脸上移开，“今天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

我话音刚落，前田丽子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她用钉子一样的目光盯着我，让我浑身不自在。

“停止你和你的朋友所进行的那件事，好奇心正将你们一步步引向恐怖的深渊，而恐惧的种子已经在你们心中埋下，并将随着你们的好奇而逐渐膨胀，生根发芽，最后结束你们的生命。”

我对这莫名其妙的话感到好笑，但又笑不出来，不知为什么。“干嘛这么说？”我问。

她盯着我的眼睛：“我能看透你内心深处的秘密。”

我终于笑出来了：“看到……看到心底的秘密？”

“你觉得很好笑吗？”前田丽子的语气冰冷。

我笑弯了腰：“不……不，没有什么可笑的，真的……一点……一点都不好笑。”

“你刚刚走进这间屋的时候，就已经尝到了恐惧的滋味——当时你是不是想，她不在这间屋，门为什么开着，灯又为什么亮着？”

前田丽子的话犹如一把利剑穿过了我的胸膛。我忽然觉得刚才那些话一点也不可笑，而且有些可怕。我慢慢抬起头来，她依然是刚才那种表情，但两眼直直地瞪着前方。

“你不应该笑，”她说，“因为并不如你想的那样，我当时不在这附近。”

“你认为我会相信吗？”我反问。

她表情依旧木然，再也没说什么。

又一次陷入了沉默的僵局。

9。

我看了看表：10点30分。

“对不起，已经很晚了，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我该回去了。”

“等等。”前田丽子“唰”地站起来，站得笔直，双眼直直地瞪着我，“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你应该相信我的眼睛，更应该相信你自己的眼睛。”

我实在不明白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觉得她在故弄玄虚，就脱口而出：“无聊！”先前对她的好感早已烟消云散，我转身要走。

就在这时，前田丽子猛一把拉住了我。我感到手臂一阵剧烈的刺痛，随即本能地将视线移向那刺痛传来的部位。

前田丽子的手紧紧抓着我，长长的指甲没入了我的肌肤，血顺着她的指甲缝向外浸出。

我以前学美术时，最喜欢这样的手，但从前田丽子抓住我的那一刹那起，我发誓今后再也不会画这样的手，它就像魔鬼的利爪。

我试着挣脱，但几次都没有成功。前田丽子的力量是那么大，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虽然她看上去只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漂亮女生。

漂亮的女生？我缓缓抬起头来。此时此刻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张极其恐怖的面孔。没有一丝血色，刚才还红红的嘴唇，已经变成了绛紫色，如果她本来长得很丑，我还会那么害怕，但她偏偏不是那样。我现在才明白，越是美丽的女孩，吓起人来就越可怕。

我手臂上，刺痛中传来一股股寒意，几乎把我浑身的血都冻住了。这寒气是从前田丽子的手上传来的，她的手白得可以看到上面的每一根血管，就像死人的手一样。冷汗打湿了我的衣衫。

“看着我的眼睛。”前田丽子的话音变得有些颤抖。

我实在不愿抬头去看那双让我胆寒的眼睛，但她的话音好像有魔力，我无法抗拒。

她在看着我身后，瞳孔剧烈地收缩着，充满恐惧。

我不明白她恐惧什么，她究竟看到了什么？

我紧紧盯着她的眸子，忽然，从中看到了一个人影。

那个人不是我，而是在我身后，背对着我们的第三者。

这个人在前田丽子的眼中很模糊，我无法分辨出是男是女，只能从坐姿上来推测，这个人可能在看书。

“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前田丽子说。

我没有说话。我下意识地想回头看清楚，前田丽子阻止了我。“千万不要回头。”她轻声说，然后从衣兜里摸出一面梳头用的小镜子，递给我，“你要是想看清楚，就用这个吧。”

我接过镜子，镜中根本没有人，后面的座位都是空的。我再一次看前田丽子的眼睛，那个人影还在，忽然站起来，消失了。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话音也颤抖起来。

前田丽子把头转向窗户，用一种异样的声调问：“你，是不是经常……”她的手从我小臂上松开，突然向窗外指去，然后从嘴里进出了最后两个字：“……去那！”

我顺着她所指的方向望去，窗外一片漆黑，只能看见玻璃上我和前田丽子的影像。就在这时，一道闪电伴随着雷声划破了夜空。接着，一堵高墙和一扇黑铁门闪现在我眼前，也就在这一刹那，阅览室里所有的灯都灭了。

“怎么回事？”我问前田丽子，她没有回答。“前田丽子！”我叫着她的名字，

但依然是一片沉寂。

恐惧在我心中膨胀起来。我终于忍不住大声喊叫，听到的只是四周的回声。

又一道电光闪过。借着这道电光，我看到我面前根本就没有人，前田丽子竟在灯熄灭的一刹那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想往外跑，但腿不听使唤。“扑”的一下，我瘫坐在椅子上。

黑暗笼罩着我，其中好像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欣赏我备受煎熬的画面。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一直持续到我的身边。然后，一只手拉住了我。

“快走！”我听出了是前田丽子的声音，心情立刻松弛了许多。我跟着她一起向外跑去。

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

孟娜



1.

倾盆而落的雨，将我和前田丽子的衣衫全部打湿。站在宿舍楼的墙角下，惊魂未定的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整个宿舍楼黑漆漆的一片，那些去参加迎新晚会的人还没有回来。

“你没事吧？”前田丽子问我。

“还……还好，不过真把我给……吓坏了。”我喘息着回答，抬头看她，她的脸色已经不像刚才那样白得可怕，嘴唇也恢复了原有的红润。

“刚才……刚才是怎么回事？”我问。

“那是一个警告。”

“警告？”

她看了看我，然后把目光转向“钟楼”：“不错，是警告。不但对你，也对我。”

我感到茫然：“为什么要警告我们？是谁干的？为什么刚才发生的一切是那样不可思议？”

前田丽子回过头来，眼中充满无奈：“有许多事发生在我们周围，有些是你应该知道的，有些是你不应该知道的。你只要记住我刚才的话，停止你正在做的那件事，远离那片校园禁地，以后就不会有恐惧的事发生在你身边。”

我不知说什么好，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前田丽子笑了笑，说：“那么，我也该走了。不过你要记住，今晚所发生的一切千万不能向任何人提起。”

“我明白了。”我答道。

前田丽子理了理被风和雨弄乱的长发，向女生楼跑去。

目送着前田丽子的身影消失在黑夜的暴雨之中，我心里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今天和她的见面，不但没有解开我心中的疑团，反而使这一连串的事件更加增添了神秘感。

为什么不能去那个地方，去了究竟会如何？那扇铁门后面到底锁着什么秘密？最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个出现在前田丽子眼中的人影。

想到这，我再次向“钟楼”望去，那幢古老的建筑在雷电和暴雨中显得那样死气沉沉，向人们传递着恐怖与不安的信息。

刚才里面所发生的一切，就如同一场噩梦一般，让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并且也让我感到疲惫万分，只想快点回宿舍休息。于是，我沿着墙角向宿舍楼的大门快步走去。

当我走到拐角处时，突然被撞了一下。一个女孩被我撞倒在地。

“对不起。”我连忙把她扶起来，“不好意思，把你的衣服弄脏了。”

“没，没关系。其实，应该是我向你说不对不起才对。”她的话音很轻，仿佛是从一个病人口中说出的。但不知为什么，我却很喜欢这样的语调。我问她：

“晚会结束了吗？”

“嗯。”她点点头。

虽然天很黑，我还是能看出，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她有一种古典的美，传递着与前田丽子截然不同的信息。雨淋湿了她的衣衫，风吹得很猛。我可以看到她在微微颤抖。他的眼睛里还有泪水，显然刚才撞得不轻。我敢保证无论谁见到她这样的女孩，都会忍不住动怜爱之心，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抬头看了看天，说：“雨下得这么大，我还是拿把伞给你吧。”

“谢谢，我很快就到了。”

“没关系，我很快就给你拿来。”我没等她说话，转身向宿舍跑去。

可是到了宿舍门口，我才想起刚才慌慌张张把伞忘在了阅览室。无奈之下，我翻出一件沾满污泥的雨衣，跑到楼下。

“真不好意思，我把伞忘在阅览室里了，只好把这件雨衣借给你，有点脏，希望你不要介意。”说着我把雨衣递到她手中。

“你借给我已经让我很感激了，怎么会介意呢？谢谢。”

“别说这么多了，记得还我就行。”我怕她有所推脱，便转身跑回去。

回到宿舍，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开窗户，寻找她的身影，不过她已经消失在雨幕中。

又是一阵狂风吹过，本已浑身湿透的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我很奇怪为何前田丽子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给她拿把伞，也许是由于在阅览室里发生的那一幕以及前田丽子的那些让人摸不着边际的话令我无暇顾及到这些细节吧。

2.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两个星期，我一直为阅览室的一幕以及前田丽子的话而困惑，并且越来越想知道那扇铁门之后的秘密。但每当我想去那个被前田丽子称为“禁地”的地方，总是心有余悸。因此我仅仅是心理上冲动，没有做过任何尝试。

今天是星期天，飘着蒙蒙的细雨，宿舍的人都出去了，只有我留下来，为那些匪夷所思的问题困扰。推开窗户，窗外寂静一片，望着雾水蒙蒙的天空，我不由又想起了那个令人怜爱的女孩。自从那次邂逅，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她。虽然那天天很黑，但我自信还是记住了她的模样。她的那种眼神永远都不会让我忘记。

我正在发呆，宿舍的门被推开了，赵军和徐志飞回来了。

“想什么呢？”徐志飞一进来就问。

“没什么，只是看一下雨景。”我心不在焉地答道。

“学生会就要进行换届选举了，你有没有兴趣？”徐志飞问。

我把头从窗外缩进来，转身问：“换届选举，我怎么没有听说，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徐志飞慢慢坐在床上，说：“外面海报都贴出来了。你老是闷在宿舍里又怎么会知道。”

“海报，在什么地方？”我迫不及待地问。要知道，在大学中如果能够进入学生会，无疑会增强今后就业的竞争力，何况我还有其他目的。

“就在‘钟楼’门口。”徐志飞答道。

“‘钟楼’门口？”自那晚以后，我便对这个被称之为“钟楼”的地方没有什么好感。虽然那地方离我们宿舍楼只有几分钟路程，但我从不愿意到那儿去上自习。不过为了竞选也只能跑一趟了。正准备出门，雨又大了起来。

“徐志飞，借你的伞用一下。”在那个不安夜之后的第二个早晨，当我去阅览室找伞时，才发现它已被别人拿走了。

“拿去用吧。”徐志飞挺大方，“怎么，你的伞还没找到？你也真是奇怪，那天会跑到阅览室去。哎，你去那到底干什么？”两个星期以来，徐志飞反复问过这个问题。

“看书。”我实在很怕他再问下去，连忙拿着伞走出了宿舍。

来到“钟楼”门口，那里果然贴着一张学生会换届选举的海报。“社团部”这几个字引起了我的关注，因为我一直都想了解有关降灵会的内幕。

竞选的日子就在下个星期一，时间很仓促，而我又志在必得，竞争肯定是相当激烈的，谁不想在校园里混得好一点呢？这时我想起了赵军，他毕竟比我们早入校一年，而且听说和前任社团部的部长很熟。我赶紧回去找他。

“什么，进社团部？”赵军听完我的话，很惊讶，“你原来不是一直都想进文艺部的吗？”